

塞北英雄

■董岸松

车队距驴车不到一米。突然，驴车上的多块巨石滚落，击中了液压油箱和液压控制舱旁的柴油滤芯，发射车行驶不到一百米被迫熄火，这让高级修理技师、三级军士长冯大伟急得直冒汗。当时天色将黑，抢修完成时已近凌晨。

沙漠里最宝贵的当然是水。每天他们从20公里外的镇上拉4车水，除了饮用水，洗菜的水要倒进水囊，沉淀一下用来洗漱、洗衣服，官兵们要好多天才能洗上一次澡。

在雪冷血热的练兵场上，无论天气多寒冷，条件多恶劣，战斗标准不降、战斗精神不减，官兵在踏冰卧雪中突破冬季驻训演练禁区，高标准完成一项项冬训任务，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，真不愧是敢于担当的汉子。

二

帐篷边上，干巴巴的骆驼刺在寒风中抖动，周围一片黑墨。大门岗哨手持钢枪，目光如炬，面罩上结满了冰霜，只露出嘴巴和眼睛。

“嘟嘟嘟……”沉浸在睡梦中的官兵被哨音惊醒，迅速起床，穿戴装具、装载物资。一时间，人车齐动，车队宛如钢铁长龙，一路破风而行，疾驰于大漠深处。

寒夜急行军。热汗渗出迷彩服，又结成白霜贴住背囊。不知是谁亮了一下手电，随即传来“立即关闭”的命令。坡陡路滑，寂静中只听见寒风在耳旁呼啸，战士们神经紧绷。

在天寒地冻中火热练兵，在漫天风沙中顽强战斗，是最令人震撼的现实体验。天气冷到极限，车辆装备的性能达到极限，人的体能也达到极限，在这场人与自然的较量中，说到底，拼的就是战斗力的极限值。在这里，人员健康、车辆装备的运转等都不同程度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。车辆行进途中“趴窝”现象偶有发生；土士邓小宁是主要操作号手，为了实现精准操作，他双手已“冒汗”十几个冻疮；由于天气寒冷，得了感冒的中士满开龙一个月才治愈……

戈壁上一旦起风便无边无际，那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令所有人记忆犹新。一股“黄毛风”呼啸着渐成旋涡，没有方向的肆虐着，把黄沙枯草抛上天空，摇曳着所能触及的一切，帐篷被撕打得“啪啪”作响，蓝天在席卷下变成了暴怒的土黄色，如置身世界混沌之初。风沙无孔不入，钢结构搭建的临时车库伪装网被刮得张牙舞爪。战壕内，不知是谁副武装出来查看风势，刚一露头帽子直接被掀翻。

沙尘暴过后，还有些许沙砾在余风作用下拍打在脸上，呼吸里都是尘土味。官兵们从掩体爬出，宛如一群“泥俑”，扯下面罩，掸去褶皱里的沙粒，来不及整顿休息又列队行进，裹挟一身烟尘继续投入战斗。风尘未定时车辆已发动，从营区鱼贯而出，奔赴指定地域进行多次火力打击演练，战车隆隆逐渐远去，那是风的感觉……

生活中的战士们是可爱纯真的。20公里拉练结束后，大家原地休息。不一会儿，上等兵陈万江从远处跑来，脸上洋溢着惊喜，“班长，我发现了梭梭树！”耐不住他的拉扯，我随他前去一探究竟。

眼前这片梭梭树，和沙土地融成一个颜色，虽然个个身高不足30厘米，却挺拔有力。一行行沙坑纵横有别，整齐排列，就像远处的官兵一样，也站成了一支队伍。陈万江告诉我，梭梭树生长极快，来年开春，这片梭梭树蕴藏的绿色能量就会喷涌而出，长成一株株粗壮“沙漠先锋”。

这世上最好的故事往往是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多少人每天坚持低碳的生活方式，用支付宝每天收取绿色能量，历尽千辛万苦才攒下一棵梭梭树，期盼它能够带着自己的美好祝愿防风固沙，改善环境。我们拉练的地方，恰好是“蚂蚁森林”的所在地，谁也没想到能亲眼见到自己在手机上点击的那棵小树苗，一时间，竟有种网路照进现实的感觉。

站在梭梭树林中，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突然袭来。无论何时何地都坚守在岗位上的官兵，正如梭梭树一样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种种考验，但他们的意志从未改变。不需要甘霖浇灌，不需要沃野良田，把他们撒在哪儿，他们就在哪儿扎根，昂然翘首、不屈不挠。虽然他们的身影很平凡，但他们却拥有一颗伟大的心。

三

入夜，熄灯。发射车司机、四级军士长刘超披上大衣来到帐篷外，神色凝重。此时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。由于战场转换频繁，所有发射单元连续两个月纵横驰骋在戈壁大漠，累计行程近两万公里。这不仅是对装备性能

党和国家方面的通盘考虑，也有老一辈革命家在荣誉面前表现出来的可贵品格，这历来都是我军的好传统。

有些做梦都想当将军的人，也许只知道当将军的荣耀，但未必知道当将军的使命和责任。

何谓将军？或决胜千里之外，或运筹帷幄之中，或披坚执锐率师征战。一句话，将军的荣光是需要用生命和热血去拼搏的。我们那些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们，哪一个没有经过九死一生的战火考验，哪一个身上没有战伤枪伤刀伤。我们的毛泽东主席虽然平生不摸枪，却运筹帷幄，成为敌人之为胆寒的军事大家，他指挥的四渡赤水、三大战役至今都被美国西点军校引为世界经典战例。

前段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《换了人间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，毛泽东在进城前告诫全党说：“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，什么时候能摆脱家族小圈子小视野，到那时候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大有希望了。”所以他身体力行，在抗美援朝时率先把长子送到一线最后为国捐躯，所以他从来不为个人小家谋半分私利，全家牺牲六位亲人，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。

老一辈的元勋们，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人民的怀念和尊重。今天，我们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，要想得到老一辈那样的光荣，就要努力创造新的辉煌，就要用我们自己的不懈奋斗，以老一辈为榜样，在现代化战争中克敌制胜，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安全做出贡献，这是历史赋予新一代的光荣使命。

是将军的要尽职尽责，领好兵、打好仗。不是将军的也要立足本职、胸怀大局，像拿破仑说的那样，哪怕你是一个炮手，一个坦克驾驶员，一个持枪冲锋的士兵，心里都要有“元帅的权杖”。这个权杖就是国家，就是军队，就是我们伟大人民的嘱托和厚望。

元帅的权杖

■陈先义

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。很久以来，这句名言被当成励志的警句。当没当上将军，往往成为一个军人成功的标志。其实，我们曲解了这句名言的原意。查遍中外史书，拿破仑这句话翻译过来，那就是：“每个士兵背包里都应该装有元帅的权杖”。

很显然，那句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是意译过来的，而意译的结果，专家认为，它已经没有拿破仑原话的内涵。正确理解拿破仑的这句格言，那是要求每一个士兵都应怀揣胸中有全局，尽可能想到元帅在特定战场在想什么，只有如此才可能在战场上上下一盘棋，形成整体战力与合力。

拿破仑用一句话来鼓励每一个上战场的军人，都要有大格局、要有将军思维，不是要每一个人都一定去当将军、当元帅。因为古往今来，任何一场战争，都需要统帅运筹帷幄，决战决胜。但拿破仑心里完全明白，不论仗怎么打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，除了将军运筹决断，最终还是要每一个冲锋在第一线的士兵去完成，靠那些师团营连长们战斗力的协调发挥。由此可以推断：那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未必不是一个好士兵。这已经被无数个铁的事实所证明了。

我们军队历来有个让职让衔的好传统，举一个高层的例子，比如粟裕将军，善谋略、懂用兵，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帅才之一。但是授衔时因名额限制，党中央毛主席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，粟裕只授了大将军衔，但军衔问题并没有影响对粟裕的历史评价。粟裕大将依然被称为具有元帅天赋的、高风亮节的军事家。这讲的是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苟坝随想

■白庚胜

你是被春天梳理得一丝不乱的田园
软软的风，湿湿的雨，黄黄的菜花
还有那桃红与李白
都被纤腰的蜜蜂
织缀在山青水绿的苗绣

你是被苟坝人梳理得一缕不乱的历史
娄山关在望，长征路依然，赤水河奔涌
遵义会议楼鸡群林立
一切都被喀斯特地貌镌刻深深

草还是绿绿，竹还是青青
仿佛没有过炎夏、凉秋、寒冬的摧残
这里永远是世外的桃园
鸡仍在鸣着，犬依旧吠着
仿佛不知剥削、压迫、贫愚曾肆虐
这里自古是人间的仙境

漫漫古道
如泣如诉那血与火的岁月
乍暖还寒
警醒追求与坚守的艰难备至
旧馆老墙
让往事并不如烟

你是被新时代装点得温馨美丽的现实
猎猎旗红，琅琅书声
不再是敌军宵遁、炮声惊天
轿车奔驰，精舍春笋
再没有哀鸿遍野、满目疮痍
苟坝向未来从头越

中国天眼

■黄亚洲

我不觉得窥探有什么不好，有时候这个概念还很庄严
我请四山为此作证
臂膀相挽的四山几乎哭泣，这是激动所至
也请喜泣中的雨与云朵外面的鹰为此作证，请风
为此作证

大地已经闭上所有的眼睛
只睁开一只独眼
我现时的感觉就是这样
中国要代表一颗星球，窥探所有
别的星球的隐私
中国躲在贵州的门缝后面

太行战场

■王学芯

落地太原
驱车进入大岳腹地
在战争七十年后
悄然出现
我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血液澎湃
我没有战争的记忆
生来似乎就是一个兵
或指挥兵的将军
知道沟壑与峪口的引导
在捻灭一支烟时
空中喷出硝烟和血红的光
覆盖那个激烈战斗的日子
而我在重温这个日子
并想象着在这一天
应征入伍



远山（纸本水墨）

李连志作



长征

第 4493 期

救兵粮

■余义林

山河的胃口，就跟在后面慢慢溜达，欣赏着雕梁画栋的古建筑……

忽然，在一个小街口，我看见一位老婆婆，她个子很矮，大概连一米五都不到，缩在街的拐角处，手里举着一大捧树枝样的东西，时不时朝路边人晃晃。那些树枝上，结着一团团红色果实，颜色鲜艳。我被这团亮丽吸引，禁不住走过去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老婆婆抬头看看我，说了三个字，我却是一个字也没听懂。只见她把手里的树枝丫丫伸到我面前，才看清那些干干的树枝上面，结满了亮晶晶的小红豆，像相思豆那么小，却几乎是透明的，正正的大红色，没有相思豆的那一半黑色。

“可以吃吗？”我又问。老婆婆没说话，只是把红豆举着点点头。

树枝显然是某种灌木，上面有刺。我小心摘下一粒红彤彤的浆果放到嘴里，酸甜儿。但我还是不知这是什么，于是又问。老婆婆声音不大，还是用那种不知是

何方方言重复了若干遍，我却无法把她这古怪的声音和我知道的任何词汇联系起来。没办法，我向周围人求助。旁边一个小吃店，一个正在锅里煮什么东西的男子，三十多岁胖胖的样子，显然是那个小店的店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了句我能听懂的话：“这是酒槟榔。”“酒槟榔，能吃吗？”我问。“可以泡酒喝。”“买了吧。”老婆婆的这句话我听懂了：“我要赶车。”她的小小的身子，在傍晚的风中有些发抖。这天黑得真早，才4点，暮色竟已经飘上来了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老婆婆颤颤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头。

“五块？”我问。“五毛。”看着她满脸的风霜和期望的眼神，我心里忽然有些紧。这东西我不想买，可是一个这么瘦弱的老人在这蹲了半天就想卖五毛钱，让我忍不住拒绝。我打开钱包，零钱里只有一块钱的纸币。我拿了一张给她，说：“不要找了，快去赶车吧。”老婆婆拿着钱愣在那，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小店男子对她解释了几句，

